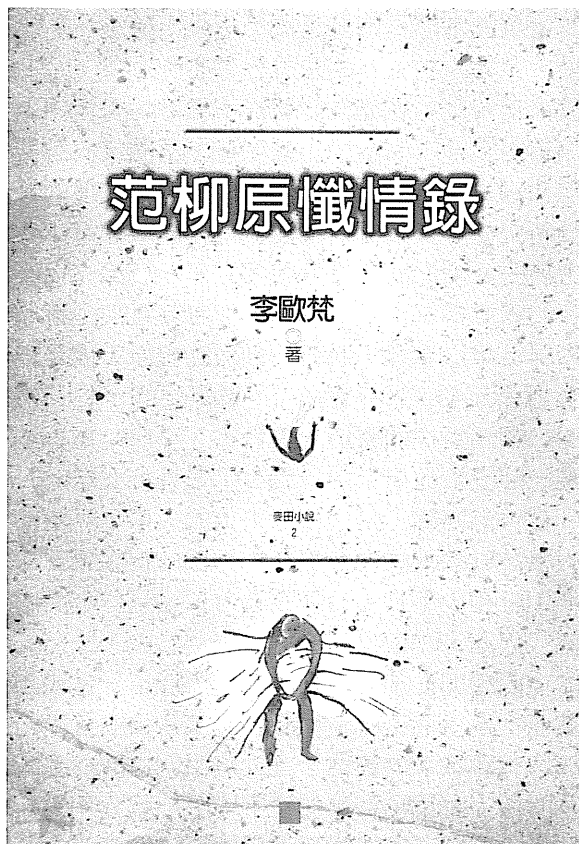


定也能引發更有意義的討論。

在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化的論述場域，像陳昭瑛這樣從中文系讀到哲研所，最後獲比較文學博士，同時兼具新馬克思主義素養以及新儒家式中國文化觀的學者，可以說是絕無僅有。如何為這樣的統一提出合理的解釋，並創造無可預及的學術潛能，猶待她接下來每一個步履的實踐。

李歐梵《范柳原懺情錄》

◎鍾正道



范柳原懺情錄／麥田／五月

《范柳原懺情錄》，可視為李歐梵為張愛玲〈傾城之戀〉作續記的一幅後現代遊戲筆墨。作者讓范柳原走出四〇年代的小說世界，進入六〇至九〇年代的真實歷史中，企圖以虛構「懺情」的二十餘封書信，悼念張愛玲及其筆下的香港，並作為作者個人的歷史證言。

熟悉〈傾城之戀〉的讀者都知道，范柳原與白流蘇在上海邂逅，經過彼此真情假意的往還周旋，終在香港遭日軍轟炸而淪陷之際，頓

悟天荒地老，因而結為眷屬；李歐梵則接下張愛玲佈置完的半局棋，安排了他們的後半生——范柳原丟下白流蘇，逕自回到倫敦，卻逐漸窮困潦倒；白流蘇在香港闖蕩，炒金致富，又嫁給英國富商，躋身上流；後來，隨著年事日增，范柳原對當年的始亂終棄感到歉疚，因此發而為一篇篇充滿狂想且從不投遞的書信，他寫給白流蘇，寫給「年輕朋友」藹麗，向藹麗追述過去與流蘇的情事，也向流蘇坦白他的羅曼新史——在流蘇與藹麗、范柳原與作者、作者與張愛玲之間，李歐梵建立了一個漂亮而神秘的對話網絡，我們發現，作者其實與范柳原的界域早已重疊，此書的創作動機原不僅是作者對張氏名作的「戲擬」，更重要的，它還折射出頗為繁複的啓示。作者在〈小序：為香港寫一個愛情故事〉中提到：「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，是一件歷史上的大事，見證的人很多，歌頌的文章更汗牛充棟，但在衆聲喧嘩中唯獨少了張愛玲的聲音。」這是作者的遺憾。因此，在似是而非的模糊交影中，豐富的歷史內涵即從瑣碎記憶的梳理中浮現，當淺水灣已物換星移；當斷垣頹牆也不知去向；當范柳原有關戰爭與愛情、美人與文明之間複雜糾葛的個人記憶，相應於當下香港回歸嘉年華式的集體記憶，作者便賦予了這部「懺情錄」嶄新的主題，而將個人與歷史、現實與虛幻、過去與現在、記憶與見證、狂熱與孤獨的經緯線縱橫錯綜地鋪展出來。

而這二十餘封書信，也就成了驚天動地的歷史變故下的「遺跡」。在虛構書信的體式中，作者植入范柳原第一人稱的喃喃之語，這些自我「懺情」的語言，表現了痛苦、矛盾、盲目、曖昧不明、疏離的特質，可知懺悔者常陷於恐懼與羞惡之中；不過讀者還是能在字裡行間，感受到那游移在其中的一派真情。因而六十七歲的范柳原，仍然願意向白流蘇虔誠祈禱著：「流蘇，我要在你面前祈禱，求求你再

給我一個機會，讓我在死前轟轟烈烈地再戀愛一次，對我而言，六十七歲了，感情重於肉體，當然，如果她爽快地答應和我上床，我也會欣然赴會，樂成其事的。如果真的作愛，我能夠滿足她嗎？」這除了具有自娛的意淫性質，還傳達出整個世紀末的浪漫情觀。